

大美中国 | 魏晋卷

离离如星辰



大美中国 | 魏晋卷

离离如星辰

陈炎 主编
仪平策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 言

魏晋之际，一般是指魏与西晋时期，短短百年左右，但在整个华夏审美文化发展中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也是中国美学思想大转折的关键时期。

魏晋之际的审美文化，一言以蔽之，即个人自我的觉醒。这是自我人格的本体化、主体化，是个体向自我、人性、真情的回归。反映在审美价值取向上，就是对伦常、名教、礼法、俗规、节操、功业等外在价值目标有意识地疏淡和超越。

这使得这个时代充满了“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文化气息。

是什么造就了这样深刻的文化变革？

在社会经济基础上，典型的以自给自足地主庄园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形态形成。

在人才选拔上，门阀士族取代了秦汉世家贵族的地位。门阀制度的形成，对大一统的中央皇室专制集权无疑是一极大的冲击和瓦解。

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上，代表门阀士族价值体系的玄学思潮崛起。

正是在上述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中，魏晋之际孕育了“自我超越”这一新的审美文化主题，生气勃扬，光彩流溢。

本书所指魏晋时期，相对宽泛，将东晋至南北朝也纳入其中。东晋至南北朝这一阶段的审美文化与之前略有变化，更多侧重表现“心灵感荡”的状态，最主要的原因是其社会历史语境已与魏晋之际有所不同。

在社会阶层冲突上，此时比魏晋之际安定平和了许多，政治上大致呈现均衡缓和的态势。

在经济上，经济重心开始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

在社会主流意识上，佛学思潮兴起。

然而，政治经济也好，意识形态也好，其对审美文化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还需要一系列中介。其中最有力的中介，便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尤其是在文化上处于主导与核心地位的人。在此处即指门阀士族特权阶层。他们无意于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所作为，轻视世事，鄙薄事功，脱离实际，务虚尚玄，因而极易在纯精神的领域里寻得自己心灵的栖息地。一种拓展主体精神、深入内心世界、追求心灵无限自由的文化欲求，便日益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流。

目 录

前 言.....	1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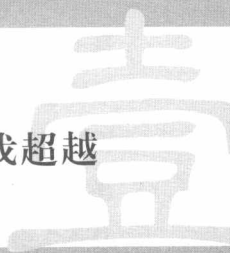
一、魏晋之际的自我超越.....	1
------------------	---

1. “洋洋清绮”：走进个体生命体验的文学	9
建安诗文：慷慨与悲凉的二重唱	11
正始诗文：从内心孤寂到人格超俗	16
西晋诗文：清绮型、文人化审美格调	21
2. “宅心高远”：玄风理趣的审美品性	29
在游戏化的情境中谈玄悟理	33
玄学：一种人格本体论美学	40
3. “魏晋风度”：人物美的重塑和张扬	59
任诞行状	61
本“我”崇“神”	68
容色美仪	77
以“物”衬“人”	81
4. “文的自觉”：艺术美学的开掘与突破	87
曹丕的“文以气为主”说	88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	95
陆机的“诗缘情”说	101
二、东晋南朝的心灵感荡	113
1. “妙存环中”：佛学话语的美学意趣	121
“非有非无”说	123
“物我俱一”论	126
般若义理与审美境界	128
2. “会心林水”：自然美的崛起独立	133
佛学语境与自然之美	134
“自来亲人”	135
浪迹山水	138
心灵超越	142
3. “形神之间”：绘画艺术与绘画美学	145
人物画	147
山水画	157
绘画美学	164
4. “笔意之间”：书法艺术与书法美学	191
魏晋之际的书法	192
东晋南朝的书法	195
书法美学的发展与成型	206

5. “物我之间”：诗文创作与诗文本学	223
田园诗	224
山水诗	234
律体诗与骈体文	242
文学美学思想	249
 三、古今南北的融通综合·····	273
1. “摇荡性情”：感性生命原欲的审美化	289
《西曲》《吴歌》与“伎乐”之风	291
“宫体诗”：一种审美化的情欲话语	306
2. “唯务折衷”：理论的交锋、冲突与调和	317
裴子野与萧纲的尖锐对峙	318
《文心雕龙》：“唯务折衷”的美学体系	324
钟嵘独标“滋味”的诗歌美学	342
书画美学的和谐意识	349
3. “合其两长”：南北审美文化的合流	359
“南北称美”的文学形态	361
“令如帝身”：雕塑艺术的嬗变轨迹	368

魏晋之际的自我超越



建安二十五年（220）十月，刚刚继承了曹操魏王之位的曹丕代汉称帝，建国号魏，都洛阳。自此，历时四百余年的大汉帝国寿终正寝，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开始了。

当然，曹魏政权是短暂的，仅有46年光景就被司马氏建立的晋朝取代了。晋又分西晋和东晋。此处所谓魏晋之际，主要指的是魏与西晋时期（个别问题延至东晋），总共百年左右。别看这一段时间在历史长河中不算太长，在整个古代审美文化发展中的意义却非同一般。如果说魏晋南北朝诚如宗白华先生所讲的那样，是“中国美学思想大转折的关键”^{〔1〕}的话，那么，魏晋之际正是这一“大转折的关键”的“关键”，是这一大转折的全面启动期。

魏晋之际审美文化的鲜明姿态是什么？就是面对个体与社会、自然与名教、情与理的尖锐的时代性冲突，将东汉中晚期萌动的新趋向，即审美文化由外而内、由伦理而性情、由名教而自然的变折，变成了一种历史的自觉，一种时代的主潮，其基本标志，一方面是自我人格的本体化、主体化，是个体向自我、人性、真

情的回归，用钱穆先生的话说，也就是“个人自我的觉醒”^{〔2〕}；另一方面，则是个体对伦常、名教、礼法、俗规、节操、功业等等外在价值目标的疏淡和超越，而且这种疏淡和超越并不是一种自然的过程，而是有意识的、理性自觉的文化选择。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便凝成和突出了“自我超越”这一时代主题。“自我超越”可以视为魏晋之际一种主流性的社会意识、文化姿态、哲学观念和审美风尚。它使得这个时代充满了“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宗白华语）的文化气息，使得一个时代文化真正走向了艺术，走向了美！

为什么偏偏魏晋之际会出现这样深刻的文化变折？说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因为这个时期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恐怖、最混乱、最痛苦的时代之一。先是三国之战，再是曹氏与司马氏两大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后是西晋的“八王之乱”“永嘉之乱”，还有中央皇室与地方豪强、门阀士族之间，以及地方豪强、门阀士族彼此之间的尖锐冲突等等，真可谓政治险恶、战乱频仍、宦海肃杀、哀鸿遍野，正如《晋书·阮籍

传》中所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按说，在这样黑暗恐怖人人自危的生存环境中，怎么会出现审美文化的大解放、大自由、大发展呢？然而这种审美文化的大解放、大自由、大发展却真真切切地发生了。对此，我们不妨试着做一点分析和阐释。

其实，现实的黑暗恐怖在给人以朝不保夕的畏惧感的同时，也会产生另外一种效应，那就是导致诸如王道理想、皇朝权威、正统道德、伦常秩序之类往昔曾被视为神圣的东西，在被怀疑和疏离中走向暗淡甚至崩解。这就为“自我超越”这一时代主题的全面展开提供了历史前提。除此之外，促使魏晋之际这一时代主题深入发展的重大因素还有三点：

其一，在社会经济基础上，随着汉末以来土地兼并的加快进行，大土地所有权日益集中在豪强大族手里，与此同时，破了产的手工业者和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得不汇聚在豪强大族门下，成为束缚在领主土地上的农民。这就构成了典型的以自给自足的地主庄园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形态，

而这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必然会带来审美文化上的深刻变化。其二，同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这一经济基础相适应，在社会阶级力量上，门阀士族取代了秦汉世家贵族的地位。世家贵族主要指有封国封邑的王侯，而门阀士族（亦称门阀世族）则主要指以“士”为骨干的累世做官的特权阶层。称世族是说他们世袭做官，称士族是指他们掌握文化知识权力。门阀士族在经济上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人口，不向国家纳租服役；在社会地位上高人一等，与寒门庶族的界限犹如隔着一层天，即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享受特权，相对独立。门阀制度在魏晋之际的形成，对大一统的中央皇室专制集权无疑是一极大的冲击和瓦解，从而为思想文化的解放奠定了阶级基础。其三，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上，则是与大一统专制政治相联系的儒家“独尊”局面的结束和代表门阀士族价值体系的玄学思潮的崛起。对此，《晋书·列传·儒林序》中说：

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摛闕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

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

其实，儒学衰颓和玄学崛起这一新的意识形态格局的出现不自晋始，而是早在汉末三国就已形成。曹操推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而不管儒家所谓的“德”），何晏、王弼首创“以无为本”的玄学体系等，即为明显标志。魏晋之际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由儒而玄的这一转换，尤为直接地驱动和催化了该时代审美文化的重大变折与飞跃。

毫无疑问，正是在上述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中，魏晋之际孕育了“自我超越”这一新的审美文化主题。该主题使这一时代在整个古代审美文化史上生气勃扬，光彩流溢，个性凸显，意义彰著，成为一个至为关键的历史转捩点。

〔1〕 《美学散步》第26—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 《国学概论》第14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文学，作为一种用语言来表达生命体验的艺术，它对生存现实的反应是敏感而准确的。正因如此，它成为我们走进魏晋之际审美文化的一个最先的切入点。

对这一时代的文学，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描述为“高迈”和“清隽”。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学审美形态。“高迈”，